

## 法鼓山北齊佛像瞻仰記

藝苑精華

● 陳清香

由於每週遠赴法鼓山開授「佛教藝術」課程的機緣，在校長室外會客室的玻璃陳列櫃中，無意中瀏覽到一連串的石佛殘像，在仔細瞻仰考查下，意外地感到一陣驚豔，因這些石造佛菩薩頭像，就外形風格而言，是可斷為北齊時代的作品。

北齊的佛教造像遺品，主要為出土於山東青州、河北曲陽的單獨石佛，以及山西太原天龍山、河北響堂山的石窟雕像，而在臺灣的公私立博物館，及私人收藏家中，亦藏有為數可觀的北齊石佛。

自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造像，約在一、二世紀初傳時期，從北方入華者，多因襲中亞的犍陀羅式樣；而自南亞北上登陸者，可溯自恆河流域的秣菟羅風格。此種帶著域外風貌服飾的佛像，經漢魏傳至南北朝時代，始終傳承。其後因北魏孝文帝推行華化運動，佛像一度呈現秀骨清像的儀容、褒衣博帶的服飾。但到了北齊時代，佛像脫去厚重的漢式衣袍，回歸印度風格，又接續了笈多式樣。佛像袍服緊密貼身，薄衣透體，衣紋猶如水波流動的韻律，而人體身軀肌肉起伏的線條，仍然清晰可見。

就佛像頭而言，來自印度笈多式樣的螺狀髮紋，附在頭頂的肉髻之上，此頂上肉髻造型，在北齊有二式樣，一為如山形緩和上升，一為中央作覆鉢形突起，稜線分明。頭形加上寬闊額頭天庭，端莊顏面五官，便成為特殊的北齊佛頭。

法鼓山所藏北齊佛教造像，除了校長室會客室外，尚有一尊「佛陀立像」陳列於圖書資訊館的窗臺前。每當走入此館，在一樓的入口處附近，樓梯間的下方窗口，便見一尊佇立窗前，面向窗外的佛立像背影，似乎在欣賞著每日映在峽谷中的晨光晚照、朝暉夕陰。若趨前近觀，佛像背面自頭部至足踝處，身軀筆直傾洩而下，只見到淺淡的線刻衣紋，斜掛自

背脅間，下端延至腰臀以下。

為了仔細瞻仰此尊佛像的正面，於是走出圖書資訊館一樓玄關大門，倚牆右拐，直下階梯，站立於溝渠之側，貼近窗臺，向內窺視。便在隔著玻璃窗臺外，貼切地瀏覽到此尊佛陀立像全身的正面。

正如前述，佛像頭上布滿螺狀髮紋，頂上作山形突起的肉髻，天庭飽滿，眼眉弧線彎曲，連接突起的鼻梁，眼瞼下視，口鼻端正，兩頰飽滿，兩耳特長，與下巴齊高。整體顏面視之，雖然面上彩繪，經千年以來，多有剝落，仍然不能掩蓋佛所具的智慧光芒。（圖一）

佛伸直頸項，連上雙肩，雖兩手臂已經殘損，但挺拔的雙肩仍存，偏袒右肩的袍服斜掛左肩，敞開寬廣平坦的前胸。腰身內縮，腰下再趨外張，呈現寬闊的腹臀，兩腿之間裳服再向下凹陷，緊密貼身而下，直垂至足踝邊。

此尊斷臂的佛陀立像，承襲著五世紀的笈多風格，展現著佛陀內蘊的慈悲智慧，以樸實無華的身軀曲線，將北齊風格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而陳列於校長室會客室內的殘像，有數尊只剩頭像，其殘損的程度比此佛陀立像更甚。雖如此，如以文物的角度視之，仍然是價值無匹。

首件，為一佛頭像，筆者暫且標名曰：「佛頭像一。」（圖二）此像就外形而言，其顆粒較細的螺狀髮紋，突起的山形肉髻，垂瞼下視的雙眼，鼻梁下端的人中刻有凹陷紋，略近橢圓形的臉頰頭形等等，均是和前述的「佛陀立像」的頭部造形十分相似。但不同於前者的是，此頭像腦後附有一圈頭光，頭光外圈光滑，內圈刻有內、外兩層九瓣蓮花花瓣。若從全像側面觀察，此頭光甚具厚度，故推測原件或是件具背屏式的



圖一：佛陀立像

佛雕，這是與「佛陀立像」所不同者。

陳列櫃中的另一尊佛頭像，筆者標名曰：「佛頭像二。」者，其外觀、頭形、法相以及頭光內層九瓣蓮花瓣紋飾等，均與「佛頭像一」相似，其中僅有些微差異者，為頭上螺髮、每顆較為碩大，人中凹線刻劃較深等。（圖三）

除了佛頭像之外，另有菩薩頭像，其中筆者標名「菩薩頭像一」者，菩薩像的五官面容、神情等，均與佛像無異，但菩薩額上髮紋作尖拱形，頭戴寶冠，寶冠下圈拴在髮上，上方正中以花朵為飾，戴在頭額中心頂上，寶冠左右兩側各垂寬帶，掛在兩鬢之後，此種裝飾是北齊的特色。（圖四）

而標名「菩薩頭像二」者，面容法相一如前者。菩薩髮紋作三段弧形彎曲，髮上寶冠裝飾十分華美，冠正中刻一坐姿化佛，化佛四周兩旁垂掛著瓔珞珠寶，直至菩薩額前，側面尚有玉環、伎樂天人等為飾。而冠束的後方兩側，亦突出寬帶，垂於兩鬢之後，一如前菩薩像，表現了北齊的特色。此像後附有蓮花瓣形的頭光，其厚度也一如「佛頭像一」、「佛頭像二」，原件也有可能呈背屏式的佛雕。由於此菩薩像頭戴化佛冠，因此可視為「觀音菩薩像」。（圖五）

四具佛菩薩頭像之外，另有較完整像者，其一曰：「釋迦、多寶二佛並坐像」。以大理石雕刻兩尊善跏坐的佛像，並列地坐在方形石座上的蓮花花托之上。兩尊佛像造形對稱一式，均肉髻高突，顏色和樂，面部修長，腦後頂著大圓光。微作削肩、細瘦的身軀，內衣呈偏袒一肩式服（一袒



圖二：佛頭像一



圖三：佛頭像二





圖四：菩薩頭像一

右肩、一袒左肩），服上尚殘留淡綠色彩繪。外披兩肩覆蓋的漢式袍，敞開前胸，中繫腰帶垂及下裳服，淡紅色彩繪尚存。兩尊佛的手印呈對稱式的一上一下，一上高舉似施無畏印，一下平托似禪定印，但均可視為說法印。二佛的二足，在薄裳貼腿下，併攏地踏在大蓮花前的小蓮花上，十分淡雅。（圖六）

釋迦、多寶二佛並坐的題材，出自《妙法蓮華經》（見寶塔品），多寶佛是過去佛，釋迦佛是現在佛，二佛同時出現在寶塔中，一齊說法。此反映著佛的境界中，是沒有時間隔閡的，時間是虛妄的。

在會客室所陳列的佛像中，唯一沒有罩上玻璃櫃者，便是此座「背屏式一佛二菩薩立像」（見封底）。此石雕全像狀若一株菩提葉，葉柄狀若蓮花花托，插在插座上，主尊佛便是站立在花托之上。主尊佛頭上布滿螺髮，頂上肉髻高高突起，肉髻呈覆鉢形，此稍異於前述佛頭像，但佛的面容、垂臉的神韻等是一式的。

佛上身內著偏袒右肩式服，腰中結衣帶，外著覆蓋兩肩、兩臂腕的寬袍服，下垂及裳服。佛左右兩側脅侍菩薩，均頭戴高寶冠，兩肩披天衣，瓔珞自頸項垂掛，在胸下腹前作X形交叉，再垂至膝下，表現貴族華麗的氣息，也顯示了東魏至北齊間的佛像服飾風格。

佛頭後多圈的圓光，文飾十分繁複，最接近腦後中樞者為蓮瓣紋，外加數圈線刻紋，線刻紋外圈為捲草紋，呈現上下捲曲環繞的文飾，而最外圍的文飾為火焰文，面積最廣，將佛的智慧光明表現得燦爛輝煌。

菩薩頭後的圓光亦以蓮瓣紋為基礎，而外圈的線刻紋外，便和佛的圓光連成一體。

主尊所站立的花托兩旁，各自刻了一隻遊龍，張牙舞爪，口銜蓮花枝葉花托，以供脅侍菩薩雙足所踩踏。

北齊是繼東魏的政權，定都於河北鄴城，領有今山東、河北、河南，



及山西一部分統治權，與北周政權並立華北。在立國僅二十八年（五五〇~五七七）的國祚中，經歷六主，所建造佛寺及所度僧尼，根據統計鄴城大寺略有佛寺四千座，僧尼八萬，講席兩百多處，每次聽眾學者達萬人之多。

文宣帝將每年全國的稅收分成三份：一份為國用，一份為皇室所用，另一份為建立道場度化僧尼的支出。

文宣帝曾於天保七年（五五六）下「斷酒肉」的詔書，即不准百姓飲酒食肉。天保八年，更下詔禁取蝦蟹蛤蜊，只准捕魚，又不論公私禁絕以鷹鷄狩獵。天保十年，文宣帝一度赴鄴城的甘露寺深居，修行禪觀。

在北齊的佛教政策推行之下，佛教已是國教，佛寺僧尼數量既如此龐大，造像數量必然可觀，因此，今日遺品仍是到處可見。

回溯自三十年前以下，國立歷史博物館與震旦藝術博物館等私人收藏家，亦曾在臺北盛大展出屬於中國古代的佛教石雕，其中珍貴的北齊石佛亦為重要的展品主軸。

而今年五月，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盛大舉行的「金身合璧，佛光普照」佛首捐贈儀式，以及「河北幽居寺塔石佛暨佛塔寶藏藝術展」中的主軸佛像，為北齊時代的作品。

在北齊佛教造像再度為人探討，且成為媒體報導新寵之際，一窺法鼓山收藏的北齊佛像，處在炎夏氣溫中，令人頓覺清涼暢快，亦是一得也。◎



圖五：菩薩頭像二



圖六：釋迦、多寶二佛並坐像